

Looking at Philosophy :

The Unbearable Heaviness of Philosophy Made Lighter

Donald Palmer

后浪

看，这是哲学 哲学史里的快乐智慧

[美] 唐纳德·帕尔默 著
郑 华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后浪

Looking at Philosophy :
The Unbearable Heaviness of Philosophy Made Lighter
Donald Palmer

看，这是哲学

[美]唐纳德·帕尔默 著
郑 华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 这是哲学 / (美) 帕尔默著; 郑华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2

ISBN 978-7-5502-6384-0

I. ①看… II. ①帕… ②郑… III. ①西方哲学—哲学史—通俗读物 IV. ①B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4229号

Looking at Philosophy: The Unbearable Heaviness of Philosophy Made Lighter, 6e

ISBN: 978-0-07-803826-6

Copyright © 2013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nd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5 by The McGraw-Hill Education and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 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 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 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

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销售。

版权 © 2015 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所有。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Education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看, 这是哲学

著 者: [美] 唐纳德·帕尔默

译 者: 郑 华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特约编辑: 陆 炎

责任编辑: 王 巍

封面设计: 周伟伟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00千字 720毫米×1030毫米 1/16 24.5印张 插页8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384-0

定价: 49.80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序 言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哲学著作或许应由通篇的笑话写成。本书并不是那样一本书，本书也不是把哲学史看成一个玩笑。本书严肃地看待哲学，但并不那么郑重其事。正如副标题所示，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减轻一点哲学的负荷。怎样达到这个目的而同时并不简单地像把货物扔进海里了事呢？首先，我将对公元前6世纪直至21世纪早期的西方哲学作一概述，用简明易懂的形式介绍西方哲学的中心思想及其演进而不让其显得琐碎，同时也不装作已然详尽无遗地探讨了它们或者探究了其深度。其次，遵循历史悠久的中世纪传统，我试图阐明文本的内涵。书中某些阐释试图将难解的思想进行图示化，我希望它们具有扎实的文本依据。但是，大部分的阐释只是试图用一种轻松的笔调，打破哲学家这种屈从于重大事物的引力的天然倾向。（尼采曾经说过，只有重大的事物处于那个方向。）但我希望，即便是这些哲学笑话，也能有教育作用。它们应该有助于读者记住这些受到微讽的思想。我教这门课已有三十年，我热爱这项工作，因为它在我的学生中，激起了远比阵阵笑声更多的东西。三十年的教学经验也使我确信这种做法行之有效。我并未宣称我获得了尼采的“快乐的智慧”，但我赞同他的观点，即“快乐的智慧”是存在的，并且我们应该去努力获取。

我接下来将向你们介绍泰勒斯和他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水（第一种真正沉重的水），但在此之前，我想稍微谈一下女性及其缺席。在这类书中为何女性如此稀少？有很多可能的解释，其中包括：

女性确实缺乏升华的能力，因而不能参与高级的文化活动（正如叔本华和弗洛伊德所认为的）；

事实上，女性在哲学史上贡献极大，但是她们的贡献被沙文主义的男性哲学史作者们给否认或压制了；

女性被一个根深蒂固的、嫉妒而胆怯的父权制社会通过政治、社会、宗教

和心理上对权力的操控而（有意或无意地）从哲学史中系统性地略去了。

我确信第一种观点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我认为第二种观点有一定真实性，而在压制这一真实性上我也可能有部分过失。例如，仅在古典时代晚期就有至少70名女性哲学家的名字记录在案，其中最重要的有阿斯帕西亚（Aspasia）、狄奥提玛（Diotima）、阿莱特（Arete）和希帕提亚（Hypatia）。（近期一份以希帕提亚命名的女性主义哲学期刊给了她迟到的礼遇。）跳过二十多个世纪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可以发现在20世纪前半期有一批著名的女性为哲学史作出了贡献，包括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和苏珊·斯泰宾（L. Susan Stebbing）。

然而不论上述这些女性哲学家的思想多么新颖、多么深邃、多么引人深思，我相信，有很多原因（其中相关性最大的大概就是前述第二和第三种观点中给出的理由）使得她们中几乎没有人受到思想史家给予她们的男性竞争者那样多的关注。所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若要对当代哲学进行充分的说明，确实不能忽视伊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菲丽帕·福特（Philippa Foot）、安斯康柏（G. E. M. Anscombe）以及朱迪·雅维丝·汤普森（Judith Jarvis Thompson）这些哲学家对分析传统所作出的贡献，也不能忽视加娅特丽·查克拉维特·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莫尼克·维提格（Monique Wittig）、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以及朱莉·克里斯提娃（Julia Kristeva）这些哲学家对大陆传统所作出的贡献。而且，新的一批女性哲学家已经开始对当代哲学的内容而不仅是风格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尽管有风险，我也要捍卫第三种观点。我确实认为，如果女性没有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哲学史的主要参与者之外的话^①，哲学史将比现在的这个样子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有同情心，也更有趣（且不说更令人愉悦）。本书以讨论一位当代女性哲学家的工作作结，并针对哲学本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Quo Vadis”（汝当何往），这样做并非没有任何意义。

第六版继续从第二版就已经开始的修订工作和从第三版开始的添加新材料的工作。我在第三章中增加了关于怀疑主义的一小节，删除了书中一些过时的材料，替换了一些不那么成功的插图，并且为明晰准确起见重写了很多段落。

^① 参考 Mary Warnock 编辑的《女性哲学家》（*Women Philosophers*, London: J. M. Dent, 1996）。

本书尽量让学生学起来更容易些，为此我在每章的结尾对该章最重要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概述。此外，旧版的第七章现拆分为第七和第八章两章，这是另一个较大的更改。我将新的第七章题名为“现象学传统及其余续”，将第八章题名为“实用主义和分析传统”。哲学在20世纪的确经历过这两个极其不同的方向，但我并不真的喜欢我们赋予它们的名称，但我无法摆脱，姑且接受。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试图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超越这个划分，他认为这些是肤浅而误导人的名称，但他接着说道：“这个思想划分没有令人满意的名称”。^①

我在写作本书的所有六个版本时都得到了帮助。我想感谢对第六版提出建议的诸位批评者。他们是艾维州立技术学院的马尔西亚·安德雷耶维奇、格雷斯港学院的阿里森·德波尔、怀俄明大学的苏珊娜·古丁、奥斯汀社区学院的马修·劳伦茨、特洛伊大学的约翰·哈尔丁，以及南内华达学院的马克·劳尔斯。在先前各版本的建议方面，我要感谢托泰尔学院的里夫·罗伯特·莫德、卡尤加社区学院的杰夫·德尔贝尔、华纳太平洋学院的帕梅拉·彭普顿、圣莫妮卡社区学院的安贝尔·凯瑟琳、托泰尔学院的蒂莫西·R. 阿兰和罗伯特·加普提、河滨社区学院的达奚爱亚·加维尔斯·胡夫、代托纳海滩社区学院的乔布·克莱蒙特、梅菲尔德出版公司的朱莉安娜·斯科特·费恩、毛伊社区学院的威尔·格里弗斯、韦恩州立大学的汉斯·汉森、坎伯兰大学的小弗雷德·E. 海夫纳、犹他大学的约瑟夫·哈斯特尔、格林斯博罗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杰宁·琼斯、梅菲尔德出版公司的肯·金、柯克尔学院的詹姆斯·莱姆克、梅菲尔德出版公司的罗宾·穆阿特、纽约州立大学新德里分校的基尔比·奥尔森、圣马特奥学院的唐·波尔特、锡耶纳学院的布莱恩·施罗德、蒙哥马利学院的马特·舒尔特、圣安东尼奥学院的白滨雪夫、奥罗大学的萨缪尔·托尔普、山麓学院的威廉·汀斯利、约翰·卡罗尔大学的詹姆斯·丢特尔、奥蒂斯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凯利·沃尔克、密歇根大学的斯蒂芬斯·F. 万德马克、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安德鲁·沃尔德、蒙哥马利学院的罗伯特·怀特、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大卫·奥尔巴赫。梅菲尔德出版公司的吉姆·布尔是本书前两版的编辑，从这个项目伊始就对其充满信心。麦格劳-希尔公司的编辑马克·乔尔吉夫和策划编辑克雷格·莱奥纳德对新版的帮助极大。我还要对麦格

^① Stanley Cavell, 《我所知甚少》(*Little Did I Know: Excerpts from Mem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50页, 456—457页。

劳-希尔公司的项目经理玛丽·简·兰普表示感谢。我的妻子蕾拉·梅一直是我最尖锐的批评者和最大的灵感源泉。她使我在创作手稿最沉闷的那些阶段里也能笑声不断，并经常能发现手稿中的一些笑话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位置。她还成功地看出书中大部分的不当之处。当然，书中有些笑话可能比我原先安排的更滑稽好笑。

目 录

序 言	1
导 言 1	
思考题	8
第一章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9	
泰勒斯	11
阿那克西曼德	13
阿那克西美尼	17
毕达哥拉斯	19
克塞诺芬尼	22
赫拉克利特	24
巴门尼德	28
芝 诺	29
恩培多克勒	32
阿那克萨戈拉	34
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	36
本章主要哲学思想	39
思考题	42

第二章 雅典时期 43

智者 43

 普罗泰戈拉 44

 高尔吉亚 45

 色拉叙马霍斯 46

 卡里克勒斯和克里提亚 46

苏格拉底 48

柏拉图 52

亚里士多德 63

本章主要哲学思想 78

思考题 81

第三章 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 83

伊壁鸠鲁主义 83

斯多葛主义 86

怀疑主义 90

新柏拉图主义 92

本章主要哲学思想 93

思考题 95

第四章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97

圣奥古斯丁 100

百科全书学者 104

约翰·司各特·埃里金纳 105

圣安瑟尔谟 107

伊斯兰和犹太教哲学 110

 阿威罗伊 112

 迈蒙尼德 113

信仰和理性的问题 114

共相问题 115

圣托马斯·阿奎那 117

奥卡姆的威廉 126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 130

本章主要哲学思想 134

思考题 138

第五章 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 141

笛卡尔 141

斯宾诺莎 155

莱布尼茨 159

霍布斯 164

洛克 168

贝克莱 175

休谟 180

康德 187

本章主要哲学思想 197

思考题 202

第六章 康德之后的英国和大陆哲学 205

黑格尔 205

叔本华 212

克尔凯郭尔 221

马克思 230

尼采 241

功利主义 249

 边沁 249

 密尔 253

本章主要哲学思想	256
思考题	259

第七章 现象学传统及其余续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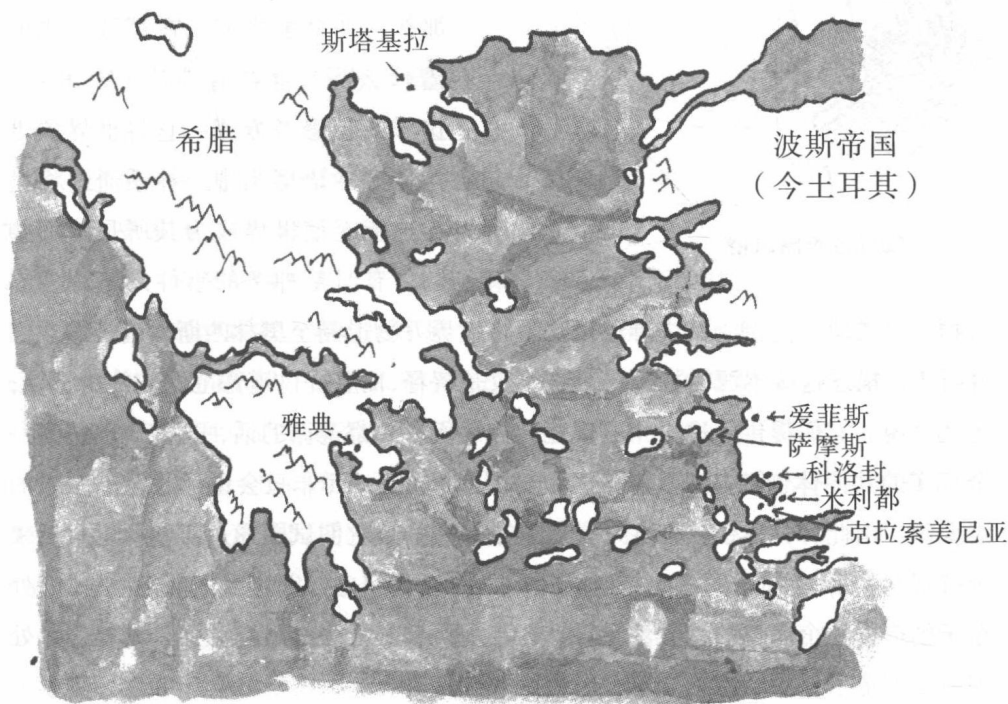
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261
胡塞尔 261	
海德格尔 265	
萨特 271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279
索绪尔 279	
列维-斯特劳斯 281	
拉 康 286	
德里达 290	
本章主要哲学思想	294
思考题	298

第八章 实用主义及分析传统 299

实用主义	299
詹姆士 299	
杜 威 306	
分析传统	310
弗雷格 311	
摩 尔 315	
罗 素 320	
逻辑实证主义 326	
维特根斯坦 331	
蒯 因 341	
告别二十世纪哲学	350
纳斯鲍姆 350	

本章主要哲学思想	357
思考题	363
哲学术语表	365
出版后记	381

导 言



西方哲学的故事开始于希腊，或更具体地说，开始于波斯帝国沿岸的那些希腊人定居点，在当今土耳其境内。

希腊语单词“逻各斯”(Logos)是英语单词“逻辑”(logic)的词源，也是诸如“生物学”(biology)、“社会学”(sociology)和“心理学”(psychology)等术语中出现的所有“学”(logies)的词源，在此“逻各斯”的意思是理论、研究或对某事物的理性解释。在希腊语中“逻各斯”也有“词语”的意思，所以它也含有言说



解释古希腊风俗

或以一种清晰的方式表明某个观点的意思。所以，“逻各斯”表示对世界的一种特定思考，一种逻辑分析，它将事物置于理性的语境中，并以纯粹的思想力量来解释它们。人们曾认为这种心智活动将通向智慧（Sophia），而那些献身于逻各斯的人则被认为是智慧的爱好者（philos意为爱），即哲学家（philosophers）。

那么，在哲学之前，在逻各斯之前存在着什么呢？存在着神话（Mythos），它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它将世界置于超自然本源的语境当中。神话通过将世界万物追溯至使世界成为其所是的那些特别的、有时是神圣的事件来解释世界

万物。以希腊人为例，其中神话意味着将世界万物追溯至奥林匹斯山诸神的戏剧性行为。描述这些本源的故事（神话）不仅是解释，而且提供道德范例和礼法指导；也就是说，它们提供了这样一些规范，如果所有人都遵循的话，这些规范将为一个真实的共同体创造基础，这个共同体是“我们”，而非只会说“我”的个人的混合体。由此，神话依其本性来说经常是保守的。它们试图通过对本源的重复来维持现状：“因为神圣的祖先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这么做。”神话的好处在于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性世界，在其中所有的行为都具有意义。其不足之处则在于创造了停滞、拒绝变革和虚假的（许多人会这么说）社会。之后，哲学突然之间产生了，逻各斯打破了这一图景，至少按照传统的解释是这样的。（然而也有其他的解释认为，西方的逻各斯——哲学和科学——只是我们的神话。）但是，还是让我们假定在公元前700年^①左右的希腊确实产生了不同往常的东西吧。

^① 我选择新的纪年法B.C.E（公元前）和C.E.（公元）而不是旧的B.C.（基督前）和A.D.（主诞年），因为试图从特定的宗教传统的角度来评判整体的人类历史已经站不住脚了。但让我们直面这一点：这个新的系统多少有些矫揉造作。所有鉴定历史事件的年代的企图多半都有随意之处。至少我不会追随19世纪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指引，他曾宣称“历史从我诞生之日开始”（我们将在后面研究尼采）。

还是让我们假定，“第一个”哲学家的解释确实构成了一种新事物，他认为导致尼罗河在夏季泛滥（大多数河流在夏季往往干枯）的是沙漠热风（而非诸神之间的争斗或风流韵事）。自然现象由其他自然现象来解释，而不再由“梦幻时代”（古老的诸神时代）的超自然事件来解释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希腊确实是西方哲学的摇篮。

为什么是希腊，而不是埃及或犹太地区呢？坦白地说，没有人知道。但是，还是有和我们寻求的解释相关的一些历史事实。其中之一是，在古

希腊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塞浦路斯、南意大利、埃及等东地中海地区之间存在丰富的联系。希腊民族是个精于游历的群体，他们极其谙熟于借用他们所遇到的文明的思想、习俗和艺术形式，并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性地应用这些元素。近来有一种引起争议的观点认为，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起源于非洲。^①至少确定的是，正如一位研究希腊思想的历史学家最近所说，“没有对近东资源的吸收，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希腊的文明成就是不可想象的”，^②而北非的东部处于这张地图之内。

此外与周边其他社会的情况不同，希腊没有监察官组成的祭司阶层。但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希腊的思想家能不受约束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将会看到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有几次针对某些思想家不虔诚的指控——而是说他们依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偏离流行的宗教观点乃至与之对立。

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希腊人的想象力在涉及个人的细节方面总是很丰富。

很多很多年以前，曾经有过一次大爆炸。但我们伟大的先人伽利略和牛顿并不惊讶。他们商量了一下说：“这很好。”



一个现代神话？

^① Martin Bernal 著，《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 Civilization*, vol.1,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Robin Osborne 著，《城邦及其文化》，载《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从开端到柏拉图》（“The Polis and Its Culture”, in *Routle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1, *From the Beginning to Plato*, ed. C.C.W.Tayl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第14页。



比如，荷马对阿喀琉斯盾牌的描述占据了《伊利亚特》四页的篇幅。此外，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歌^①——传播希腊宗教的两个主要媒介——滋养下成长起来的许多代希腊童年时期的人们在这些诗歌中识别出其好争辩、喜斗智、多疑问的本性。希腊戏剧和诗歌的好斗本性将在希腊哲学中找到新的家园。

哲学诞生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其社会经济结构，它产生出大部分为男性的整个有闲阶级，这些人拥有可以沉思哲学问题的闲暇。古希腊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其社会之经济基础的主要部分是奴隶劳动和军事征服的战利品，每当想到这些，总会令人感到震惊。这个事实削弱了“属于希腊的光荣”的部分光彩。

但是，不论因何理由，希腊人的诗歌和戏剧都展示了一种对变化、对对立双方之间战争的强烈意识——夏天到冬天、热到冷、光明到黑暗，以及所有变化中最富戏剧性的变化：生到死。

确实，这种对万物的短暂本性的敏感有时导致希腊人的悲观主义。诗人荷

^① Michael Reck 译《伊利亚特》(*The Iliad*, New York: IconEditions, 1994); Robert Fitzgerald 译《奥德赛》(*The Odysse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8); Dorothea Wender 译《神谱，工作与时日》(*Theogony, Works and Days*,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76)。



详细的梦

马、弥涅墨斯和西蒙尼德都表达过这种思想：“代代人类像森林中的叶子一样飘落。”^①

但是，这种敏感同时也导致希腊人要求一种不是通过宗教传统的权威的解释，而是通过纯粹的人类理性力量所获得并确证的解释。在这里我们看到悲观主义背后的乐观主义——依靠自身机制运行的人类心灵能够发现关于实在的终极真理。

但我们不宜过分强调希腊哲学家突破更早的神话式思维方式的激进性。并不是好像突然间就出现了一种勇敢无畏的新的无神论，它拒斥所有的宗教解释和宗教束缚。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无神论在古代世界根本不为人知。^②毋宁说，这些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只是以一种方式重构了永恒的实在之谜，这种方式强调自然的运作而不是诸神的作用。例如，他们倾向于降低宇宙生成论（关

^① 这种情绪可以在《希腊抒情诗：译文选集》的诗歌中找到（Andrew M. Miller编译，*Greek Lyric: An Anthology in Translation*,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1996），第27页，117页，118页。

^② Robin Osborne著，《赫拉克利特》，载《从开端到柏拉图》，第90页。